花當閣叢談

花當閣叢談卷二目錄

花當閣叢談卷二

李宗伯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李大宗伯名機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括

陳僉事

僉事名謨字克中善詼諧有中官阮巨或曰阮巨隊奉命至廣徵虎豹謨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之言阮多用肥虎宴客而以瘠者充貢使幾諸途阮大恐置酒謝旣

酣謂阮曰聞子非閹者近娶妻妾然否阮請閱諸室謁見羣雛知爲金珠伴問何物曰酒也詰笑曰吾正來索酒遂令人舁去阮哀祈得留其半

邵王墳

杭州有邵王墳孝惠皇太后邵氏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極壯麗費可十餘萬太后少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後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死其父充浙宰擕至京成化中選入掖庭居別院未得進常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鞋無奈

怯春羅會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憲宗步月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生興王是爲睿宗憲皇帝墳爲世皇所賜今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塘蕩無存矣

唐荆川答學中鄉賢書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不當太牢於一樓樓

削迹伐樹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者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孫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誄之稱天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又曰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餔醊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庵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

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
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者爲伍死而
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郁老曰近聞松江陸伯達名先生亦有奉主歸祀一事人爭賢之先生尚書公之主壻也第年進士爲行人告終養年以孝聞鄉里今之鄉賢濫極矣一紗帽死輒一主入學宮誠如荊川先生所云不足爲重輕也

韓都督

韓公名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察其有異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卒斬之而軍威大振韓果於誅殺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茵褥耳目口鼻顯然鬚髮散垂褥首披椅後殽上設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啗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坐每擒人至輒命斬之更不回首視流血滿庭略無變色語御史曰此輩與禽獸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邨老曰余王父勦江右花園洞賊一事與韓公略同

洞賊聚有數百而陶洪李陸四姓爲首故名花園洞
介進賢臨川東鄉間叢山峻谷林木茂密環繞有若
城垣素爲奸宄巢穴白晝窺城劫庫爲首者衣紅乘
轎八人舁到門其劫掠民財淫汙子女及拒殺官兵積
有年矣環洞居民悉行竄避百里之間蕩無人跡前
撫臺莫敢誰何倡爲勦不如撫之議由是巢穴愈固
黨夥益多且令心腹分布各衙門以爲耳目凡庶人
在官者半是其黨甚有不肖庠士與爲姻婭少有動
靜彼輒先知王父行部至撫州有庠士數輩攔稟言

地方所最苦者無如花園洞劇賊今日所宜最先者無如勦此賊也王父心知其為賊探也佯應之曰此事最大必須題請但該府錢糧未辦官兵未集甲兵未利胡輕言勦也況前院既有撫議不若招之使為良民便庠士退乃密召臨川知縣黎邦琰語之曰若知庠士賊乎吾恐機事不密致生得失姑以言安其心此事非爾不能辦典史丁景芳頗有膽可備使令但唯速行可出其不意攻勦既急勢必奔軼竄逃浩泥其賊藪也以營兵陳仁海一哨守之鄱湖其水道

也以把總胡裕一哨守之照援方略揚以防守爲名
乃以十月二十八日分哨進攻距庠士稟時纔止八日
耳諸賊既得庠士之言深以爲快守備盡撤方擊生
釃酒窮日高會以故燒伐林木開鑿山嶺毫不知覺
及兵至洞門諸賊尚徒手銜盃即有起而格鬬者亦
皆醉不能握梃百餘賊一朝悉就生擒其有稍黠而
逸出者走淸泥走鄱湖不三日而縛至事聞下兵部
譚尚書（名綸）覆奏言花園洞賊徒據險糾衆白晝殺人
竊城劫庫莫敢誰何若不及早殄除勢且滋蔓又將

如昔年東鄉徐仰四之變行劫拒捕直至調集狠兵方克蕩平而湖東列郡爲之騷動今徐某審固機宜調集官兵將此數十年盤據之賊不動聲色不費斗糧一鼓成擒曲突之功何可泯也於是王乂獲金幣之錫是役也人以爲惟斷惟速故底於成或又謂賞不當功云

蕭尉

蕭景腆晉江人以掾授長洲尉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橫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怒誣令撓御造龍

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之領所部弓兵追奪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觀者盡爲景腆張氣梯屋飛瓦擲志聰志聰抱頭竄竟奪令歸志聰還訴世皇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爲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鎭撫司拷訊廷臣壯其誼會疏救之令落五職景腆仍調尉吳巡撫名廷舉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於長洲縣門

孫騰鳳解元舉進士萬歷甲申乙酉間爲吾郡同知曾攝吾邑篆不狥請托綽有祖風

邨老曰蕭公署印在乙酉年余應京兆試有太倉葉

棍乘機詐余賄買科場屢問不能結時五月也事屬蕭公公名省問曰試官爲誰今賄誰棍噤不能對事遂白闔邑誦神明

夏閣老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夏閣老名言八字也江西星士王玉章於少年時批其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斤閣老繼室蘇氏乃廣陵人蘇綱之女尚有一少女適曾尚書名銑綱出入兩家傳尚書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

負與御史艾朴通賄作奸爲衆所嫉分宜遂發其陰事
致大辟焉臨刑世皇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甚燦燦無
他異遂下硃筆傳旨行刑擁衾而臥旨方出陰雲四合
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京師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
洲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旣死嚴氏益橫京師人又
爲之語曰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
冷眼觀螃蠏看你橫行得幾時方桂洲爲諸生時教諭
陳鍈閩縣人奇而厚遇焉桂洲貴鍈之子子文登進
士累官至憲副桂洲屢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博

士遺命也

王環

王環滄洲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有膂力善騎射曾尚書石塘名銑僕也曾被逮泣謂其下曰死自吾分顧吾妻子柰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泣跪曰無憂環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蘇夫人及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郵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不顧而去

嚴閣老

嵩江西袁州府分宜人世廟初見璁萼等以言禮驟貴乃主興獻帝稱宗祔廟議遂隆眷遇自學詩宗茂斥繼盛鍊死時來翀傳策戍而朝野兢兢搖手以言爲諱嵩又專伺上意巧爲迎合結諸奄人微伺大內動靜密白之朝夕數十至嵩隨其巨細裹金錢勞之諸奄人德嵩由是上之寢浸食息皆得預聞而爲之地矣上好元祀言者紛紛嵩獨從臾之屢撰青詞供奉壇殿上賜以香葉巾輭帛履從諸貴人拜起嵩唯唯不敢違以故寵眷不衰殺僇大臣賄賂山積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士術

人引入禁中子世蕃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狠愎無所不至以中書舍人羅龍文爲心膂厮養嚴年爲羽翼鬻官剝民肆行無忌上亦微知之含蓄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乩仙術進上事必咨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密書云世蕃惡毒上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詭作仙筆報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欲俟外遣僇爲虀粉耳上心益動亟欲遣逐而無由會有御史鄒應龍疏劾世蕃惡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并及其

子鴟鴞家奴年中書龍文年倒士大夫競事媚奉號曰鶴山先生者也得旨羅龍文任世蕃等戍邊遠年錮於獄既而世蕃龍文怨望謀逆爲巡江御史林潤疏劾上曰逆情既的世蕃龍文即時處斬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併伊孫見任文武職官俱削籍爲民當役嵩既被逐身負奇珍踉蹌道路爲人搜奪親戚友生不敢收視栖宿養濟院乞食不得饑餓以死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誥敕翰器等項共二百四十

件金共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純金器
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
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鑲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
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壞金器共六百五十
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箇共重四百零三兩九
錢二分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
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金鑲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
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

猫睛十六顆祖母祿二件金鑲珠寶首飾共一百五十九
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
六分內有猫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
壽永喜心字等名件金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
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
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猫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
八錢三分金鑲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
六十三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金鑲珠玉寶
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四兩八錢四分金玉鑲嵌

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錢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金鑲珠玉寶石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金鑲玉寶條環二百八件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玩月福壽康寧等名色猫睛二十顆內墨猫睛一顆員月大珠不計金鑲嵌珠寶條鉤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猫睛二顆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一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通

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八錢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一錢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汪水玉匜胥永和鎮宅世寶

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
花玉等名晉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歲競秀
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玉帶二百零二件金鑲玳
瑁犀角瑪瑙銀珊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金
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猫睛二顆金鑲珠珊犀
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二千三百三十一
兩七錢金銀鑲牙筋二千六百八十二雙金鑲雙龍
卵壺一把鍍金雙龍卵壺一把金鑲龍卵酒盞二個
連座未鑲龍卵一枚共龍卵五個珍珠冠頭箍等項內

有五鳳三鳳冠共六十三頂件共重三百六兩三錢珍珠琥珀寶石共重二百六十兩五錢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李牙牌三面除珠不計件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玻璃瑪瑙哥窯柴窯嘉峪石斗龍鬚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象牙簽八十五根洪熙宣德古剌水熊脂空青薔薇露共十三罐金礦砂三百八十五兩硃砂二百五十斤十六兩權沈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十兩奇南香三塊沈香山四座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

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絹七百四十三匹羅一千六百四十七匹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紬八百一十四匹改機二百七十四匹絨五百九十二匹內有西洋鐵色褐六匹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七匹綾一十一匹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葛五十七匹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二段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洒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絲綿四百八十七斤刻絲畫補四十副什金銀鈒

扇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嵗通之寶淸廟之音韻響泉霜鐘淸流激玉玉壺冰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鐘玉琮琤寒玉秋月春雪調古冰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都丞文具六副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大理石螺鈿玳瑁牀一十七張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十六千九百九十四

斤零二兩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鈔二細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石刻法帖墨蹟二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立本職貢圖杏壇圖滕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變價紬絹布匹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五錢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

兩零七分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把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變價銅錫器三項共估價銀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轎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卓椅廚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盤盒家火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瓦蠟膠藤通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千百四十一件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
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變價田地山塘約三
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
釐二毫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
七兩六錢八分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
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
毫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
兩八錢九分二釐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
又硃砂八十兩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連淨
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釐連先報通共
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
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
五爪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金四百八十三
兩一錢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金
鑲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銀一萬二千六百五
兩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
三百三十斤降眞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牙笏三十七

根牙牌三面牙筋四百三十一雙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紬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房屋共八千七百餘間所內有雕刻香十間金絲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地一百五十餘所畝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郎老曰籍中龍卵猫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閣直者越王宮殿圖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購易者清明上河圖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賺之纔得其贋本卒破

數十家其禍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彪善傳神可稱絕伎余及見之

分宜逸事

分宜相在位一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見見之即提其耳大訴士人遜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寺卿也又一監司求見世蕃彷徨移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爲一通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即擲於鑷工以示不屑其人彯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其所奉世蕃

父子者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𪏭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鈎客語客少頃又拂鼻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親蓋亦輕之也

趙文華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其後外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浙江慈谿人號梅江既以父分宜故位至尚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

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問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毋敢爲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觳觫一日相君洗沐諸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坐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於軒檻之間酒中

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噎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𥘉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居無幾西苑造新閣促工文華應之緩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也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渠亦何暇為上新閣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

花當閣叢談卷二目錄

傘倖　錢尚書
彭尚書　鄢懋卿
屠太宰　乞食張二郎
閻道人　沈布衣
醋交　莫山人
彭先生　錢先生
胡元瑞

花當閣叢談卷三

嚴中丞

中丞吳人名德明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觀象以疾上怒黥成南丹刺字於面後得代歸吳居樂橋布衣皂帽有時傭作曰齊民職也然無識之者宣德末年有西軍以征調過吳奪民間食貨中丞適路遇奮手毆之西軍號訴於直指李立遽至直指坐堂上詰之曰何暴若吾軍中丞跪陳曰軍暴若吾民民何嘗暴若軍且老子亦曾勾當臺中夫豈不曉三尺而悍然若此亦不忍吾

民爲之魚肉耳直指問何年在臺勾當何職中丞云老子於洪武時曾爲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榜所稱嚴德明者是也直指大驚急就階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歎洽竟日次日往訪則中丞五更起擔一囊走遠郡避矣徒空屋兩間無從覓矣久之復歸樂橋有同里繆御史名讓延李教授名綺飲倩中丞陪中丞衣甚垢皂帽已敝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倨上坐但與主人翁酬酢談笑都不及中丞久益厭之乃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致文面殊不雅觀中丞曰以疾請告不意觸上怒耳綺始訝其言曰

然則亦曾仕宦乎中丞乃述前事未竟而綺驚起下拜請罪因避下坐中丞曰先時國法慘如秋荼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首領若德明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稱曰聖恩聖恩

王光庵

王仲光先生名賓長洲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屬世鼎革刑用重典乃自晦爲清狂不娶不仕其貌故已寢又以藥黥面鬖兩角髻短服行歌道旁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虱不相酬對以益自廢姚少師名廣孝歸訪騎從巢

路仲光不啟門傳謝少師兆熊老母若能徒步角巾則鄙人不敢為泄柳少師如其言乃大之少師以金及粟壽母受粟反金姚太守名善亦常微服再三訪之始延接稍稍露其奇太守大歎賞且貲士成禮而去極邃於醫然富貴人召輒不往里巷貧人及方外士招之亟納屨與金不論多寡俱不受性至孝年七十先母卒且死抱母不舍呼孃孃者數而後絕死後忽還家曳屨拄杖呼孃孃不置母曰我無恙曰見魂魄不能舍母也久之哭始已所著醫方說甚奇我蘇之得其傳者則有吳江盛

啟東名寅先生少從光庵學醫盡得其術永樂中治中貴人蠱奇驗聞於上召對稱旨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娣娠而過期啟東診之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恚曰寅肉足食乎乃欲敗吾子上爲用啟東藥而繫啟東以竢明日疾大已乃赦出仍賜金幣直數千緡宣宗朝先生尤重以御醫掌院事上嘗幸內直房而先生與同官奕弗及屏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上倚和焉周文襄名忱故善先生餉米百石啟東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粱謀語文襄終身媿之後居長洲子

孫多大官而業醫者尤顯名有少和先生者忘其名治病有神效然有奇癖尤惡貴勢人薰灼富貴者延之輒引避遍索之不得或不索時自來即索得矣而偶不欲往終不赴十九醉酒樓狹邪間所得藥資輒隨手付所昵不知多寡直指某行部至檄長洲令致公令遣吏諭意先生曰爾七尺寄吾三指而檄召盛先生耶給吏入坐堂中而已從後門逝矣長洲令不得已乃以其子後和亦忘其名應召時後和名亦譟既見直指言公先已赴南中某公召不在直詣笑而不問兩先生與余最善

每至虞輒留余齋數日去光庵之派流傳天台有王良民者得其術治疾靡不效客有贈之金者一環以上必不受一鐶以下受而旋施之貧人江右有富豪以數百金來聘公曰吾安用是阿堵爲第飛書千里可念也買舟往至其家以夜未便診視夢神語之曰主人不良人也疾徵汝醫汝今施藥彼疾必瘳是濟惡也違且有譴至次日公自念曰我以醫業彼以醫召況來自千里其能不施劑哉且夢也何足憑竟藥之疾果瘳謝以千金不納密跡其人則巨盜也辭歸隨車折鼻人以王氏之

醫通於鬼神是皆光庵先生傳派也同時有處州胡梅坡者術亦高而爲人甚鄙萬歷初袁大司馬洋山名雲翼字汝成以薛夫人病延至蘇至則夫人已死氣不絕如縷姑令診之診畢揸右五指向司馬曰五百司馬不解其意曰有說乎胡曰五百開箱司馬喜曰然則尚可生乎卽五百奚足多也梅坡又揸其左五指曰五百處方司馬奚諾之乃修二劑啟其齒灌之飯頃而甦袁氏稱爲胡仙人然以治他人不盡效也或謂酬金不滿其欲遂不效容有之一宮人患風口角忽左斜謁治之許謝十緡

不可增至五十鍰乃付一劑其人甚怒欲不服妻强之
服畢卽臥臥起而口角正矣始以爲神再求一劑梅坡
笑曰汝本患左斜今正之足矣再求一劑欲向右耶其
人曰恐病根未除君去復發耳梅坡又笑曰五十鍰便
欲除根姑留風水脚令君日後思我胡仙人也其爲人
大率如此

郝老曰醫寄死生古人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爲其濟
人同耳者猶澄毁浩非不貴倨乃其視病曾不遺厮養
卒奈何屑屑阿堵哉是醫也而市矣故賭胡君而不

能不追想王盛諸先生也

王憲長

王憲長名英崑山人事高帝爲監察御史以慤勤職事當上意常手書敦厚王英賜之後以憲長歸省子行至河岸而輕蕩子值而偶觸之遂擠憲長於水憲長振衣起至家家人怪問衣何故濕曰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蔣少參

蔣用和少參名性中松人爲給事中以使過家常駕一小艇入郡獨攜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闕船不得進遣一僕

上岸牽挽給事坐舟尾持篙適一葉舟過偶觸之其人以篙擊給事笠更呵罵之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給事何得無禮公叱曰毋妄言此處那得蔣給事促家人速牽船去給事又嘗泊船江滸一使客船繼至給事舊識也過船共奕適有女子對船洗虎子使客怒令縶縛之給事力爲勸得解其女恥被縛既得解便投河死給事又使人力救之良久蘇語使者曰方困頓中依稀似有人耳語我爲囑蔣給事明日且未可行次日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號旗云江滸劉節使遂不敢解維是日船

開者皆覆溺

劉忠宣

劉尚書名大夏舟行水畔一青衫人指其名大罵尚書若不聞戒家人勿與較其人隨舟罵五里倦始返未幾一主政行經其處而青衫人復罵主政如罵尚書主政怒詈之不數日死及死始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或問尚書曰亦知其爲宗室故不較耶尚書曰余備位卿貳彼呼我名是知我矣而故詈之非病心不至此何從知其宗室也

徐文貞

徐相國（名階）曾視浙學政一士子用顏苦孔之卓相國直之其人前自陳此楊子雲語相國曰本道科第早未曾傍及領教矣又考袁元峰（名煒）下等袁以直指拔入闈得雋明年大魁天下相國每自慨失士已復視江右學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奏廁臥床不廢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相國曰恐此中又有一袁元峰也

張莊簡

宮保張時敏名悅華亭人視江右學政始去糊名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莊簡少時嘗遊嘉禾有生甚傲與莊簡論文不合遽起目攝之曰汝松人惡知文而斷斷及莊簡視學其人尚在庠莊簡手其卷曰吾意子殊異乃政平平耳何傲睨若是生叩頭乞罪莊簡曰吾偶憶前事豈介介也置之次等仍以卷示諸生曰當乎皆歎服

張莊懿

宮保張廷器名鎣華亭人以御史按山東行部至臨清謁文廟酒家懸旆在門掣落其冠墮地干掫吏失色莊懿

不爲意取冠着之至使院州守琅瑞其人進莊懿笑曰寧有意哉但此是通衢後須高其旆可耳及爲刑部尚書散衙歸有醉漢奪其前導棍隸欲執之莊懿曰醉也勿較其人次日醒持棍至叩頭請死莊懿曰還我棍幸甚慰遣之

劉封公

劉封公■名子欽讀名吳縣人欽讀初爲學博士小試第一人以爲賀封公曰須得鄉試如此方可喜及試南都果擢第一方十九歲人又來賀且喜郎君已作解元封

公孫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及試禮部復第二人賀者又至封公舉手曰小兒折福過分略無喜容

陳少保

陳僖敏公名鎰字有戒吳縣人以左都御史鎮陝長厚得吏民心每行部下車則澍雨立降陝人稱曰陳公洗塵雨人有疾病誓爲少保肩擔子輒得愈每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擔少保笑弗却也

姚少師

恭靖公廣孝長之相城人余友孫文學亦相城人嘗示余恭靖公像禿而冠翼善紅袍象簡儼然一胖大和尚也其佐太宗帷幄功幾與劉誠意埒邨老不載載其逸事二少師既歸寺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適長洲丞喝導來少師行飯自若丞怒笞之十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縶置後隨行或言於丞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曰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非曰聊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又少師有姊少撫少師

頗有恩旣貴歸特往見姊不肯出至再至三家人從慂之曰少師貴人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拜至三姊遂抽身入云不要拜許多郊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少師恬然受之

魚開封

魚侃常熟人知開封府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供惟脫粟絲魚菘菜而已旣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憲使者有所餽遺不受旣病久困床褥妾以一甌粥啜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𥨊

時同邑有錢昕者仕至布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為之語曰富不要錢錢昕貧不要錢魚侃

或問魚錢二公孰難邵老曰以理論富不要錢較易然常人之情貧者祈富富者祈鉅終身役役至死不休奚論貧富哉且今之以贓敗者寧盡寠人子也是固不可以優劣論要難以責之今人矣

房提學

萬歷乙丙間江南提學御史為德清房寰恣睢虓戾賄賂公行其親家蔡舉人及二子星宿來館于閶門外半塘

僧寺招摇于市親鬻關節童生進學貳伯秀才幇糧百科舉半百以至詞訟求勝者視其事之大小而低昂焉久之而傳播四方南中臺省頗有偵之者覺甚恐乃密令二子歸而取其與事諸人嚴刑拷訊欲以解釋解審之時爲五月是日雷雨大作從辰至申朴聲與雷聲俱震血水共雨水交流死杖下者不知凡幾人矣而吾邑有湯姓者愈答而其言愈厲謂是公子親爲何乃委罪于無辜縱欲塗人之耳目不慮彌彰于見聞寰大怒必欲置之死五刑慘毒血肉狼籍見者心隳咸謂必無

生理然亦竟不死豈非天乎時三吳士子人人嚙齒痛恨乃作倭房公賦以嘲之後遂入彈章而寰敗後詢德清人謂其家貲富埒於程卓賦曰　抄洑畢督學一文運亢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牆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躭躭焉逐逐焉垂涎吐渦眞有似乎精魂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眛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沈醉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

詐不齊百金補廪鎮江李孫斗金入泮無錫周泰親家鄰友爲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賦苞苴行也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作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戞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錐嬴亦姸十目所視而莫掩焉有不可得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託親人涉水陟山訪儒生之富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眞才銷鑠怨氣邐迤道路聞之莫不歎惜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才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柰何取

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
夫雲錦之章囊時爲吞聲之啞啞柔首贓私多於倉廪
之粟粒家書包票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
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宮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
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誘海公陷徐舉弓本
烈炬延燒南士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
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
倭不爲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
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

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

吳都憲

都憲諱名字敏德常熟人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名珪於都憲差後然亦負氣有膽略各以豪邁自雄不相下釜山有東嶽神祠塑鄷都諸獄狀甚獰惡又爲關捩設伏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羣偶鬼萃而搶焉殿堂閴寂卽白晝非挈伴侶不敢獨入二公相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詣鬼前每至一鬼輒云與汝一

箇散至章所匿處章伸手出捉吳手吳云勿忙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巡按雲南時儀從簡約雖出遠道亦止肩輿侍衛不過十數人一日過山崗有虎自林中突出侍衛舍而奔逸虎方遶帳咆哮先生乃引手下帳坐不動虎環帳數匝去於是從者遥見之則又徐徐來集復擁衛以行先生無言也明日前途官廉其事執因諸役待罪庭下先生笑曰人各愛性命此不當得罪悉縱舍之

郝老曰思庵先生斥去驛婦事甚奇第傳者不一其

詞乃其巡歷歸朝詩誦之使人凜其廉介詩曰一肩行李去朝天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嘗閱于忠肅公入覲有詩云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閭閻說短長可謂前後一轍矣夫廉介之人每不足於寛厚文恪先生寛厚如此乃其清節砥礪又若彼我懷伊人益不勝斗山之仰焉近來諸公不務捂刻則峻崖岸睹前輩亦興景行之念否

陳布政

布政陳手兼（名鎏）吳縣人幼讀書貴有巨蛇似龍者窺其隱左公不爲動讀書自若一夕盜踰垣入徐語之曰吾室無長物僅一衣一衾耳任取去吾善秘必不宣諸人也讀故自若明旦家長者詰公衾衣何在公徐曰夜半落盜手矣爲刑部郎時王元美（名世貞）嘗過公留飲已顧問中廚鮭菜幾何答以無有瓿中酒幾何則罄久矣相與大笑乃偕過鄰舍郎飲及歸里里中豪椎牛饗公或謝病不赴間過所從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粗餔諧笑爲娛甚於酒戶僅上中醉即隗峩坐睡不問孰主

陳體方

吳中有一妓黃秀雲最好詩時陳體方以詩名吳中秀雲謬謂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聘財必乏之能以詩百首贈我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殁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妓實黠慧利于多得詩以自張耳非有意嫁之也人多笑其老耄被紿而體方每詫于人以爲奇遇焉

顧阿英

崑山顧阿英在元末以豪爽自命有亭館三十六處

處華整一時名士如楊廉夫鄭德明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客也尤密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出以侑觴後避兵亂散財削髮爲在家僧又繪一像題其上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

陸道判

元時富人陸德原貲甲天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亦有文藻一時名流咸與之遊處暮年感時事忽以家業盡付所善友二人二人疑駭未信德原曰吾媿不能以善遺

若乃以財遺若以財遺若是以禍遺若也然善持之多施而少悋則禍輕而身安二人方辭遜陸出門矣去為黃冠師居陳湖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援例為道判時稱為陸道判其故宅今為竹堂寺二人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 姓葛亦巨富名不傳

柴五溪

崑山又有柴五溪父奇為應天府尹五溪藉世資有心計起家至鉅萬以母死之京奏乞䘏典還至潤州忽緘書數通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太和山便歸耳比歸

發緘乃遍謝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藏金萬兩田萬頃書數千卷今盡散內外族人時柴有子七人而妻之祖父周尚書父大理丞兩家門閥方盛衆咸迂怪之急走入之太和則業已剪髮爲頭陀師矣子李家人強之再三歸不顧則歲遺金布問無恙五溪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已入伏牛山二十年復返武當訪范鬘鬘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五溪遂掉頭去曰彼尚須人豢養者何足把臂入林耶去之泰岱山居二十年人有見之者八十餘矣而神甚王

郁老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今天下林林總總之衆所爲營目焦心朝夕牙籌至死而不休者有不爲此阿堵物者耶乃三先生者誰迫之而棄素封耽元寂視高北斗之金若涴棄之若敝蹝非明達高潔蟬蛻塵埃灼然見富不如貧胡能不少生係戀也龎居士而後僅見此耳嘗記萬歴甲辰郡城北寺一僧號冰如富至鉅萬人盡垂涎而未有隟也然此僧素倨傲一日有兩無賴老儒過訪有所乞貸冰如不但拒其請且待之偃蹇坐

不久輒入不復出兩老儒歸而謀之惡少某惡少曰何難我二三兄弟明日到彼等一事端痛捶此禿以謝君可也始意亦不過辱之以泄忿耳非有意於掠其藏金也明日呼集二十餘人適有里中富民某施四十金為修寺費方在卓秤兌羣不逞見金便攫人既衆勢不可遏遂出呼里民千人入凡其藏金以至什物喧掠四日夜不休郡遣一簿往捕衆叢擊簿敗而去後雖繩以三尺遣配數人而冰如則困頓饑寒死信乎此阿堵也散則為德聚則為怨散則為福聚

則爲禍散則爲達聚則爲愚豈但士庶然哉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天子且不能保陸道判所云多施而少慾豈非千古至言歟

柳布衣

柳御史名彦暉吳人入京無貲貸富翁陸坦金五十緡不克立券家無知者惟子仲益知之御史行戒仲益曰俟稍有積俸當還陸翁金後御史没於官家甚貧仲益力治生絲積粒聚家業稍復距御史卒時已四十餘年坦亦卒二三十年矣仲益具五十緡及牲帛拜坦墓納金坦子

子以無券辭仲謚曰若雖不知吾寔知之先君爲淸白吏貧人責豈其所安耶券在心不在紙也投金於几而去

郝老曰馮元成先生嘗歎此事以爲不可及其言曰自余束髮而見三吳之俗也仕者一據華膴則程卓之鏹雲集下者獻高者餽豈復計子母乃貴人亦外府視之非唯不知償亦且不知德若栁御史貸金事諄諄戒其子以必償乃其子又當破家亡命之餘緜積粒聚以必償於四十年後父子篤於信義不欺其

志眞末流砥柱哉

朱應舉

吳縣富民朱應舉居陽山雙䕫然性特奇狠有僧某田與應舉鄰謀欲得之而僧不售一日應舉篡取僧歸過書契僧不從乃以木槅坐僧其中而令家僮亂捶之立斃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里中譁傳欲訟官應舉懼就訟師某問計訟師曰待衆人訟何如使其徒訟可從中弄機權也應舉悅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而用賄於徒使其牒所書口所言皆曰朱

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以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即反坐固甘心矣應舉如其言及赴審應舉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陽山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喚學吏一問可知也吳縣尹爲任　曰然喚吏至果是日三博士飲於朱乃坐僧誣僧已受賄不深辨後袁司理名可立覆審采之衆口始坐朱罪

郁老曰甚矣吳人之健訟也俗既健訟故訟師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狀元最低者曰大麥

然不但狀元以此道獲厚利成家業即大麥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蹻俯仰從無有落莫饑餓死者則吳人之健訟可想矣然多是衣冠子弟爲之余識一張狀元崑山人忘其名每與爵訐一事輒指天畫地眞有懸河建瓴之勢可令死者生生者死譸張變幻時陰時陽百出不窮何媿狀元名號哉乃其初亦曾爲博士弟子也馮元成先生家書房庭中立一石臺名施食臺每日以米一升給童子置臺上飼鳥雀童子則匿其米少以數粒佈臺上俟雀集輒掩而食之

先生大怒欲拼之曰我之立臺良鳥之食耳豈爲爾掩雀地耶余適在坐笑謂之曰蒼帝作字素王立言亦哀民之蚩蚩耳何嘗爲訟師計而文字龍竊以作狀資何怪童子哉先生笑而釋之

張第

張文學名　家在邑西慧日寺之南有家人張第萬歷壬子病疫死其妻經紀其屍遷之別室鍵戶而入丐棺於文學適召客飲妻徘徊堂側良久昏黑未有間且暫歸則已失第之屍別室之戶亦開妻大駭訊之合宅俱

不知訊之街鄰有見之曰適見其投東去未知其死然未問其何所往也蓋東街有李奎者亦張氏僕與第平日最昵嘗貸第錢二千至是第往叩其門奎出問其來故曰索所欠耳奎以未便辭第曰有急需隨所有先付我李遂以錢五百付之第出門又投東去至一鬻糖家復叩其門鬻糖者亦素識第問來何暮第曰買糖耳乃秉燭遍照諸糖定其一出袖中錢五百作定仍押字識屬令勿易餘錢天明早擡至我家找足勿爽又索收票出門投東去妻初聞街鄰之言異之念其平日所最厚

者無如李奎則投奎問奎曰曾至我何知其死然出余門見其投東行妻復投東直抵邑之大東門覓至四鼓無所睹所持燭盡乃歸至慧日寺前暗中似有物礙其足捫之乃一人臥寺門意必夫再生也呼之不應蹴之不動遥睹前街隱隱有火光妻識其家乃磨腐者往乞火仍挾其媼來相佐至則果其夫也而依然死屍也與鄰媼言其故相共驚異俄而天明則爨轎者以轎至矣相與言夜來之狀且索收票探其袖簌簌有聲出之票也乃成殮

邨老曰以余所睹記生死異事極多然未有異於此一事者人死其魂氣無不之故有嘯梁有瞰室亦有憑人作祟者然未聞體魄猶然行動語言也體魄猶然行動語言則與生人何異將以索錢買轉者魂耶而儼然人也將遂以爲生人耶又胡至寺門而輒死也是不可解矣厥後文學家五年間長子死母死妻死祖父母死一生子婢子母同死七喪相繼未幾而文學亦被仇陷家遂零落雖或人事所召然怪事亦何可有也

潘時用

蘇臨頓里居人潘時用機戶也掘地得藏金無算後時用死以分其二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穉奎乘其病投毒餅餌中殺璧奎盡掩其有奎後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傾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姜司成名寶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假貸劉氏金誘其僕來責償仍激怒其父而毆之死奎坐償說者以爲璧城璧再生也奎以兄殺弟璧城遂

以子殺父天道好還可畏哉

桑先生

桑民懌名悅常熟人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嘗得讀過輒焚弃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詮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悅髫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

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邱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己文令觀紿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遂穢也耶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邱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

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洋傳舍圮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待不至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遽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柰何以面皮相恐嚇廓天下士哉

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竟出投察度亡何乃下留之他日當遴兩博士自隨悅在遴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元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韈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寔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

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祝京兆

祝希哲名允明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妓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童奴作業又捐業

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去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有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矣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遊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解元

唐伯虎名寅吳人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虎邱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時更衣爲丐者上丐貫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李何貫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貫不測始令履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貫陰使人伺之無覓也大駭以爲神仙云張度貫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

伯虎舉鄕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

蔣廷貴

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授縣令特告就北方之樂亭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得便道展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鄕里其父維清亟欲以京職爲榮封地鬩子作縣大失所望遂致心疾發狂見人輒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史人以爲笑

郁老曰維清君可謂執泥矣若今人子成進士明日便入府縣講分上矣何假榮封哉

許文學

吾邑許文學名應科博學能文不但本邑庠士推爲祭酒卽闔郡九學亦罔不推尊之時郡司理爲江右龍名繩武公愛之甚每相晤必以鼎甲期之呼爲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試學臺以第一赴京兆試司理亦取入校文時文學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亦知之乃走急足密椷一書送至吳江文學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歸常熟急足夜至叩門言龍爺有書送許相公必欲面呈某氏子慧心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紿之曰許相公有病臥不

能起付我轉達且敎以青䖵得書果闕節也某氏子固能文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及得許卷惡其文塗抹盈卷大署險怪惡劣等語及拆卷知所取者非許也遍索許卷則塗抹不可洗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以鬱死

邨老曰此與東坡李方叔事頗相類成化辛丑一事亦相類餘姚王珣館劉博野相公名珝家將廷試博野令其子送東於珣曰三宗七制諸許事亦可出乎珣偶出不在有鄉里王華訪珣直入其館見案間此束

急歸操筆成文談贍典雅遂冠場狀元及第

張成

張成徐州人短小精悍善走日可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負牆抱樹乃止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于圓籠中縮足而睡近崑山人顧大愚亦然云有符咒甲馬拴於兩股日亦可三四百里今問其符咒書爲人竊去不能走矣

徐文長

少保胡梅林名宗憲總督浙江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前必蛇行無敢仰視山陰秀才徐文長名渭別號天池又常稱爲田水月性豪恣善古文詞以撰白鹿表受知於少保聘致幕府筦書記文長與少保約能具賓主禮渭來不能不來也來則非時輒得出入少保諾乃葛衣烏幘長揖據坐慨論天下事旁若無人一日與羣少年昵飲市中幕府有急需召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少保稱善又嘗飲酒樓有數健兒亦來飲不肯留錢相詬誶之

健兒痛毆其人文長密以數字馳報少保立縛斬麾下少保既憐文長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悉爲之地諸簾官入謁少保屬之曰徐渭天下才宜亟收之時少保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偶一令晚謁少保忘不與語及試卷適屬令事將竣請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及老貧甚粥手自給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文長手拒扉口自應曰某不在人以是多怪恨之少保曾遺兆羢十許匹遂大製衣被下及裩衣既而遇乏一日都盡人操金請

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多方不可得當其窘隨手輒應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易遂藉藁寢音朗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邨老曰余常讀文長四聲猿雜劇其漁陽三撾有爲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爲人誠然傑作然尚在元人籓籬間餘三聲柳翠猶稱彼善其二聲及其書繪俱可無作詩文自有一種奇逸誠然薛方山先生名應旂所謂鬼語長吉之流袁中郎名宏道便謂有明一人此

有激之言非公論也若許在雅宜徵仲之上余不能知文長無命大類鄗老其為人益老益貧益狂益崛強又大類鄗老若其厄於諫闈則嘉靖中一人絕相似京山人周延祚以選貢廷試第三人進呈世廟得其卷稱善顧永嘉相公曰是宜第一及拆號上大喜曰吾鄉人也湖廣生例入南監永嘉特留北比秋試屬柄文者曰此生上所眷注謹視之於是衆擬以為解一二場已定矣迨三場病發不能進竟不獲雋常語人曰昔云君相可以造命若余之命則君相所不

能造者嗚呼人生其如命何哉唐人曰朱衣騎馬是何人天胡可問也

沈布衣

啟南先生名周長洲相城人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短小而晳眉目娟秀如畫其爲學經史子集稗官釋老靡不淹浹詩出白香山蘇眉山兼情事雜雅俗興至疊書不能休文徵仲極稱之又言丹青之學尤爲出羣納萬里於胸次造羣變於筆端可謂前無古人既有名當世郡邑欲跡之輒稱病不應與吳文定名寬王文恪名鏊李太

僕名偵善文定至其家卽謁公母出飲書室公以肉脩奉母餘鬻進文定觴咏聯榻明晨一葉同載至城以爲常郡守汪滸俗吏也不識公偶立儀門欲圖有惡公者謂滸曰畫師沈周可令槃礴汪使吏召之公挾一點染身爲指示曰衣緇布服冠耆老巾坐土牛下守出則跪於傍畢事乃去未幾守以計入都謁相國李南陽名東陽致饋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潤所需沈啓南畫耳因問啓南安否守茫然不知所對已謁文定少宰復問如李守復茫然不知所對曰如沈君門下不知耶眞一欵事

然沈君未嘗不知門下也出公手書皆述守善政不啻口出守大媿覯囘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公先期匿跡去矣其後屢顧始得一見守欲以賢良舉辭不應三原王尚書恕名撫吳求見公不可遂造其廬卻小隊里許外角巾趨宅公迎門外跪而請曰部民不敢慕勢然亦不敢廢禮三原辭其謁攜手至廳事因載至城與語日夜不休問以時政得失則曰此非野人所知既從撫院出有司或物色捱胥去之曰是媒王公也懸乎可公雖受三原知然絕不進一詩一畫三原亦未索及每入城必潛

窮巷或蕭寺索畫者必先貧下販夫牧豎或贗作求題亦亟應郡守召之必再三謝不得已必庭謁及入後堂南坐不少斜或以居閒請必面斥曰周豈市人而子市我哉文恪捐相印歸方抵家使人問公公已病革取片楮題云勇退歸來說與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應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文恪見詩即趨至與訣公語曰泉下修文郎林閒大學士可作他年一故事一笑而瞑病革詩曰了得人間事便休魂隨仙夢到瀛洲清風明月人三個芳草斜陽土一邱夢短夢長俱是夢愁多

愁少總爲愁放開身子安閒睡那管乾坤幾萬秋

馮太守

衡州太守馮正伯郯邑人少善彈琵琶歌金元曲五上八車未嘗挾筴惟挾琵琶記而已

郁老曰余友秦四麟爲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論酒間興到輒引曼聲卽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絕口學使者行部至矣所挾而入行笥者唯琵琶西廂二傳或規之君不虞試耶公笑曰吾患曲之不善耳奚患文不佳也其風流如此

陸參政

陸孟昭參政名昶爲人磊落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居常謂人生寄也即家亦寄安能有所别擇而碌碌爲子孫作巢穴故不謀生產而所至即官舍或僦居必小飾齋室蒔花竹時戒内子儲名醞甘果珍錯以待不時之需客過必留無所擇留則咄嗟立辦至卜夜而猶未已其過元夕張燈合樂帳飲雖侯家不過也

郁老曰今之冠側注者有不巢穴子孫者乎有不傳舍官廨而飾齋蒔花竹者乎有儲名醞甘果不擇過

客輒留者乎設有之邨老願爲之執鞭矣

錢侍御

汝載御史名蕭邑人性倜儻才復贍麗旣罷御史歸縱情詩酒以虞山奇絕處久湮沒土石中乃於山巓最險絕處闢開一門以其嵯峨突兀不減於蜀道也名之曰劍門搆樓三楹其上大書一聯句云無邊風月供嘲笑有主江山屬翦裁吹毛輩不解詩旨割裂其詞意遂以有主之江山不宜屬之翦裁摘以爲嫌至入御史白簡家僮奴數千指不能繩束之多行不義波及主人田

園居第歌僮舞女綺紈玩器藏金鉅萬之貲爲市井無賴乘勢劫奪一朝而盡五子飄零如喪家狗公年八十五寄死吳閶又六十餘年而吾家有比部君之事俱搢紳之大變也

邨老曰王貺之名嘉賓先生余業師也爲侍御公婭壻其言侍御公事甚詳葢其家有二奴名同祈陳添者侍御公子宁寵之怙勢橫行毒害閭里無所不至鄉里畏之如虎其行劫事亦未必無但侍御性好書籍每挾冊獨坐則寢浹食息似可諡廢故受毒者每進

白侍御輒當其挾冊時不問曲直第領之而已故不知者以侍御故縱之而寔毫不知也適江陰有劫庫事逮捕甚嚴跡至二奴家見其家藏有錠金曰此庫物也逮去子宁猶欲曲庇之侍御不能禁故併逮宁而及侍御然謂侍御不能繩束家人及子則有之乃摘其榜對無邊有主云云而曰是且謀不軌也豈不冤哉余所得於業師之言如此業師篤行君子豈浪言者余七八歲時猶及見侍御時已寄食吳閶長而鶴立白鬚飄然先員外指示余輩曰此公大有學問

惜行誼不端故雖登甲第踐華膴而卒栖栖若此士先器識哉孰意六十年後而遂有此部君事也大抵信任匪人亦相放云侍御後人甚不振余所詩文交者第五子也初名審後改審言詩甚蒼古酒德亦佳但貧甚居先祠中憔悴以死無子至今過其祠不勝山陽之感云

邨老又曰余庚戌除夕有哭兄作云除夕多悲感思君倍鬱陶用人嗟往失受諫豈今朝骨肉安全未門庭事正饒魂依繐帷下風雪共蕭蕭一官能自愛

八議豈無情祖亦存餘澤兄何負此名黃麻非賜死
白刃遽輕生家鬨從茲隕明朝但哭聲
郝老又曰文士之見厄於世主楊修沈約鮑昭薛道
衡輩固自不乏然不過忌其形己之短耳臣子與君
父爭見才技其中禍不無所自然未有摘其無心之
語指爲有托之辭深文巧詆索瘢洗垢橫被惡名必
欲甘心之如錢侍御無邊有主云云者昔蘇子瞻無
題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爲謗訕朝政而咏檜一詩王
珪直以爲不臣欲服上刑非宋裕陵神聖寧有免法

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巵言作別集湯臨川作紫簫記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乃知古人制作必藏名山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伎耳上之不能博高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弃之餘供酒閒能泯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月耳何關世事安所　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却筆研既而閱楚紀當　肅皇帝幸楚胡孝思纘宗爲一律紀事其落句云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

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
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
死乃指穆天湘竹爲怨望咒詛奏之捕下獄論死孝
思時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
爲詩紀之名制獄八景衆爭咎其筆曰君正坐詩
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思澹然吟不輟曰坐詩當死
今不作詩得免死耶人服孝思意氣因思死生禍福
不幸之讒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迺復
理鉛槧爲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

環馬嵬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絕無議者

牟俸

凡官吏充軍者例止及本身牟俸爲外臺時具奏必欲逮補使人警懼朝廷從之成化十五年俸巡撫南畿獲重罪謫戍五開衛以死勾其子補伍子泣訴於兵曹乞免曹某曰此尊公所奏例也其子語塞

郁老曰立法自斃俸之受報何異商君哉北齊時有張思和者斷獄無問輕重貴賤皆枷鎖杻械備極楚毒人號活羅刹其妻四五孕臨產即悶絕求死生男

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便死
思和卒坐法誅唐路巖用事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
殛剔取喉骨驗其果死後巖坐罪徙賜死剔取喉骨
又漢梁統上書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
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
欲以刑法毒民將來使爾子爾孫當被刑法死後統
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宗統議未允而天
譴莫貸至罹赤族人之不仁念慮一萌皆天所惡可
不懼哉悔禍有言存人所以自存也危人所以自危

也豈不信然

郁老又曰余兄伯昌官刑部時手註大明律例欲刻板行世余每勸之曰律之條甚活而今死比之仁人之死致生之意安所委曲以行其不忍乎且夫以督繇之德而子孫必刑而後王天道好還可不畏與不聽及板行而兄以不良死其死也寔不麗法人以爲註律之報云

錢尚書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責供焉一日有

老傭後至尚書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

彭尚書

彭幸菴名澤尚書蘭州人蜀賊藍鄢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夢中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何夢公曰夢在西川督軍殺賊夢如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慼然曰公往年勦賊多有枉死鋒鏑者公之息嗣或者天譴之也胡爲夢

麻尚不忘戰耶公亦慼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郵老曰昔聞凌尚書亦以征羅旁多殺晚得心疾云

鄢懋卿

副都鄢懋卿豐城人也以相嵩義子論戍郴州桂陽衛籍其家久之赦歸年八十餘治壙於某山開穴得巨石去石則窈然故壙也有碑書云錫挂山頭成聖果杯浮海上更西行天然龍相歸眞妙一朶蓮花與德卿相傳此馬和尚墓而德卿則鄢字先是人以懋卿貌類和尚馬豈其前身耶

屠大宰

裴惠公（名甯）謝政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兩楹適當門址屢使人從容譬說欲劵之嫗堅不從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門嫗問誰小奚曰尚書在此嫗曰此不過欲得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劵則須遷將安置此惸惸寡老婦公曰汝第起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劵不汝徙第去敗屋而更新之聽汝居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屋貲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後議徙不亦可乎嫗曰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劵中耳公乃

出袖金二錠浮其直付之果授子販鬻有生息久之告
公辭去公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
天亦助之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不可留矣公曰嫗
幸得所如去舊鄰何與以飯食惆悵而遣之
郇老曰此事雖不逮蘇文忠公還券然亦今人所難
尤爲吳中人所難今有吏部尚書府第前乃杳一寡
老婦僦居者乎即主人一不言門幹狠僕亦必多方逐
逐之矣聞江陵相公在位欲買鄰居益宅其人死守
不肯去有荆州府同知某者私爲款曲其人倍直與

之歸叅江陵同知遂得陞荆州知府

乞食張二郎

二郎松人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或曰能就水中攫魚以噉又蹻健不懼死出應方雙江太守募令爲哨探數泅水入賊巢得眞耗且時時斬倭首以獻於是有銀牌犒賚之然性不喜財曰此害人物揮手去之請籍府庫俟有用請給犒以酒食則受已而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不受授以室亦不受惟願乞食於市夜則臥神廟門下嬉嬉有餘樂既數年方公復擁

施撫江南訪之得於某寺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犒以酒食欣然醉飽去

邨老曰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二郎之識其在韓彭之上歟小則爲二郎大則爲子房同一轍也雖然二郎必隱君子自溷乞食者乎

閆道人

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頷

色正紫肌肉充腯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水之一柏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從迅輕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缸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跡不覺膻臊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為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闍蓬頭非為闍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爺呼矣道人亦不辭或拜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己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素而安

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夸詡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爲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嘗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

恙勿多慮而已

沈布衣

沈布衣名臨字文昭記覽該博而放言自廢人目爲沈落拓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

酣叟

何東園名闇淵爲溫州太守雅敬虞徵士原璩虞嘗兩被文廟徵一日乘小艇以中夜訪徵士廬坐久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中無從覓公復笑雖酸酷亦可乃出新醯一甌

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虎酬交

莫山人

莫山人名叔明字公遠一名更生字延年吳之長洲人少孤貧喜爲詩詩務清遠専詣其自許以岑參常建之流長慶而後弗論也臺使者聞而致之學官郡大夫郎其旁隙地以授山人俾茇蒿萊數椽棲焉而久之有邑於里中豪豪構郡謂山人侵學宮壖郡詰山人左驗不能對即從出會故通政錢唐周興叔愛山人詩山人遂從之錢唐數與其賢長者游將渡江謁故相呂　公

於紹興與相酬倡山人生數奇蔡司封莫憲副間以義故要山人許授室山人當行治裝而司封死憲副坐劾罷去裝又爲盜竊亡何與叔亦暴病死以故山人益大困而其自憙爲詩益甚後遊燕燕中稱詩俠數而山人用齒長恒踞上坐而論詩又鮮所許可衆背誹山人至掿其累語行酒山人意殊不屑也王弇州戲謂吾鄉有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山人笑不答

郵老曰昔夏侯相國名孜未遇時伶俜風塵蹇驢無故

隱井每入朝市之門舍逆旅之館主人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若山人者亦可稱曰不利市山人而郵老則不利市郵老矣後讀異苑及獨異志復得二不利市人併識於後劉某甲在朱方人不敢與語語者輒遭禍難或本身死或家罹異禍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屯塞人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言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臾火發資蓄服玩蕩盡於是世號爲鵂鶹脫遇諸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于見

鬼盧嬰不知何許人客居淮南氣質文學俱好淮南人呼爲盧三郎但奇蹇若訪友其友必遭横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次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小女入火乎曰否笑謂坐客曰君不自勝耳劇飲方歡適吏圍宅擒伯和棄市節度使陳少游甚異之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飢厚以金帛寵薦之行至灞關西望烟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矣

彭先生

先生名年字孔嘉嗜讀書而不喜舉子業精法書宗右軍黃庭曾公家廟卒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郡守王公南充察孝廉上學臺眞定楊公爲下博士師將徵入庠而歲廩之孔嘉曰是升斗乃天下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卒不請廩

錢先生

先生名穀字叔寶文待詔弟子也待詔恂恂君子而頗多藝能詩書若畫靡所不工而以書著名者獨叔寶叔寶

故無家乃愈不爲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磬志貧也乃自號曰磬室人遂稱爲磬室先生子允治能詩

胡元瑞

元瑞名應麟常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仙而謫者也遂呼之曰石羊生

花當閣叢談卷三